

业界共论 2019 年电视剧行业如何“破冰迎春”

观众期待精良严谨的古装正剧



《庆余年》宣传海报

2019 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 3 月 5 日在上海举行。在中国电视剧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会上,侯鸿亮、孙忠怀、马中骏、王磊卿等业界人士谈到影视业“破冰迎春”等问题。他们认为,电视剧从业者需要保持信心,必须真正怀抱热情,在创作上观照时代,反映人民关心的现实问题,才能最终赢得市场。

剧集短平快是趋势

王磊卿毫不讳言,注水已经成为国产剧品质的最大杀手。论坛上,孙忠怀说:“几乎所有制片人都告诉我如何能把 30 集的剧本拍成 40 集,但没有哪个制片人建议把 30 集缩成 25 集。”

前述业内人士都表示,迫切希望看到“精纯剧”的到来,比如 30~40 集、情节浓度高、制作精良的黄金档精品剧,以及 10~12 集、每周播出一集的超级周播剧。

有数据统计显示,短视频是如今中国网民最常使用的娱乐方式,挤占了用户的时间,这对电视剧等长视频播放有一定影响。为适应大家轻松、随时随地用手机观看的需求,爱奇艺、腾讯和优酷在陆续开发竖屏剧,尽管还未引起较大关注,但未来仍有想象空间。

现实主义题材、古装正剧等都是突破口

无论是播出数量,还是备案数量,现实主义题材都在 2018 年达到了一个新高峰,且偏重都市情感剧,小类题材中时代变迁剧激增。

业内人士表示,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者要重在广泛采访、扎根现实,精准体现和挖掘行业专业精度,由此提炼出有质量、有新意的戏剧冲突。

家庭剧也必须有所改变,婆婆媳妇小姑窝里斗、三个主角话痨式的剧情已经无法打动年轻观众,因此新的家庭剧必须以 90 后、95 后年轻夫妇为主角,演绎他们的婚姻观、育儿观和家庭观,在新的代际人设中创造新故事、新人物。

此外,论坛上,与会嘉宾一致认为,主旋律作品迎来了爆发契机。推出《大江大河》的制片人侯鸿亮说,他特别担心这几年大家一窝蜂就去做主旋律剧,“我是 2010 年看的《大江大河》小说,2014 年在它版权过期后才把它从别人那里拿过来进行影视化,中间投入了 9 年,这就说明你的创作有真情实感,就一定能传递到普通观众的心里”。

观众期待精良严谨的古装正剧

去年,观众还有一个明显的感受,就是现在的古装剧急剧减少,《延禧攻略》《如懿传》等热剧也局限在宫斗和权谋方面,视野相对狭窄,于正制作的《皓镧传》也是反响平平。业界预计 2019 年,这类古装剧将进一步“退烧”。

同时,观众期望看到有正确历史价值观、制作精良、艺术精湛的古装剧。但是目前,仅有易烊千玺、雷佳音主演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,张若昀、陈道明主演的《庆余年》,刘昊然主演的《九州缥缈录》,杨幂主演的《九州·斛珠夫人》等在排播中。

SMG 东方卫视总监王磊卿建议,古装剧的创作要跳出“后宫频频领盒饭,前朝阴谋理不断,戏说历史图爽爆”的顽疾,用严谨的唯物史观正解历史,用思辨性的视角进行当代解码,期待直抒大国豪情、英雄气概的史诗巨作。

视频平台不差钱,网剧一片火热

与电视剧不同的是,网剧市场却是一片火热。《白夜追凶》等网剧实现了口碑和播放量双丰收。

据透露,网络剧在 2018 年继续增长,上新部数、集数、分钟数都实现 30% 以上的增幅,总体播放量同比上升了 18%。爱奇艺和腾讯上新数量分别为 306 部和 189 部,位列头两名。值得注意的是,视频平台越来越有能力底气与传统卫视竞争。

腾讯副总裁孙忠怀表示,剧集行业依然是好行业,视频网站的会员收入和广告收入都在稳步增长,对内容上的资金投入逐年递增,“从业人员要保持乐观”。孙忠怀还表示,制片人对题材是否真正热爱将决定项目是否成功,“我去美国与 HBO 交流时就知道,他们选中一个项目最重要看制片人是否对题材有热情。如果你只想挣快钱,就很难产出优质内容,被网友骂也正常”。

(曾俊)

郎朗时隔三年再发新专辑

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记者获悉,郎朗时隔三年推出新专辑《钢琴书》,并举行了亚洲发布会,宣布实体和数字版专辑将于 3 月 29 日发行,“手稿曲谱版”和“典藏黑胶版”将在 6 月 14 日郎朗生日当天限量发行。

郎朗因左手患腱鞘炎,被迫取消了一系列演出和录制计划,休养了很长时间,“闷了这么久,有一个好处,就是让我想清楚了要做什么,也准备得很充分。”

《钢琴书》共收录了 41 首曲目,一张 CD 以瑞典民谣《利牧,利牧》、中国民歌《茉莉花》、英国民谣《绿袖子》等世界各地的民间曲调为主,另一张以古典音乐为主,既包括贝多芬《致爱丽丝》、德彪西《月光》、肖邦《雨滴》等经典作品,也有当代影视剧中耳熟能详的旋律,如扬·提尔森为电影《天使爱美丽》创作的《爱美丽圆舞曲》、坂本龙一的钢琴版《圣诞快乐,劳伦斯先生》等,每一首都是郎朗钢琴生涯中的脚印。

无论是郎朗本人还是幕后团队,都非常重视《钢琴书》这张专辑的制作。在去年夏天举办伤后复出音乐会的第二周,郎朗便开始了录制工作。7 月份正是阴雨连绵的时候,他埋头扎在国家大剧院的录音棚里 5 天,连着录了 30 多首作品,“有的曲子录完效果很好,但感觉还是没有完全消化。”于是在 8 月初,郎朗又在位于伦敦的阿比路录音室重新录制了其中的一部分,“比如肖邦的《雨滴》、门德尔松的《纺织歌》这些比较慢的曲子,这次发现,比原来更接近自己的想象了。”在录制下一张专辑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时,郎朗计划也采用现在的办法,提前录制一遍,“先渗透一下、沉浸一下,因为有的作品真的不是我想好了、录一次就能出来的,它需要沉淀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,郎朗为《钢琴书》挑选的这两个录音室也很有来头。他曾在国家大剧院录音棚为电影《归来》录制过音乐,“效果非常好,是个能让人静下来的地方。”伦敦阿比路录音室则诞生过披头士乐队的专辑,1969 年披头士发行了专辑《Abbey Road》,专辑的名称和封面都直接来源于录音室所在的小路,这里也因此正式改为现在所使用的名称。

许多乐迷依然非常关心郎朗的手伤。郎朗也向大家报了平安:“恢复得很好,所以才敢接下来挑战《哥德堡变奏曲》。”



郎朗